

丞相魏公譚訓





丞

相

魏

公

譚

訓

四部叢刊三編子部

編三刊叢部四

訓譚公魏相丞

(31422.2)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涵芬樓借印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樓  
藏舊鈔本葉心高十  
九公分寬十五公分

丞相魏公譚訓目錄

長孫左朝請大夫 象先編

第一卷

國論

國政

第二卷

家世

第三卷

家學

家訓

行己

第四卷

文學

詩什

第五卷

前言

政事

第六卷

親族

外姻

師友

知人

第七卷

善言

鑒裁

游從

荐舉

第八卷

雜論

身紀

前大夫

卷夫語

恬淡

器玩

飲膳

第九卷

道釋

神祠

疾醫

卜相

第十卷

雜事

丞相魏公譚訓目錄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一

象先自少不離祖父之側元祐丙寅祖父為天官尚書居西岡楊崇訓之故第祖父以南軒為書室設大案列書史於前又置小案於椅間俾象先侍坐每至夜分退而記平日教誨之言作談訓百餘事後三年祖父執政無復曩時閒暇又十有二年捐館於潤又十有九年象先在鎮江卧病閱五年當靖康元年偶記舊稿而散失脫落尚多遺逸因廣而續之凡三百餘篇分為十卷以見一日未常忘祖訓而諄諄之誨不可無傳也

國論

國政

祖父嘗云 仁宗皇帝恭儉節用常服練素不御珍  
竒臨天下四十年未常妄用一錢常云平生無所好  
惟修唐書及製雅樂官吏廩稍增秩賜金帛札雌黃  
金石絲竹之費不過數十萬緡為異時一日宴樂之  
費爾

祖父為吏部尚書因轉對建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  
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迓英臣僚采錄新舊  
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教事以輔聖學有詔經筵官  
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

祖父云國家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國內外無患者只由家法好謂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無驕陵世祿之家守禮法至

神宗皇帝詔駙馬都尉不并行尤足以風勵天下矣元祐中進用執政多取濮議臺諫呂微仲范堯夫傅欽之趙大觀皆是也趙以戶部侍郎為簽樞於是濮議無不大用矣宣仁聖意頗惻然以經義人情揆之歐公之論為中理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常與祖父說濮議事尤不平皇伯之說自云某平生何嘗讀儀禮偶至書院中見學生有之遂取而讀見為人後

者為其父齋哀杖期云云其言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

高祖太師

知復州

初應賢良方正進卷者百餘人為

天下第二被召會罷六科嘗邀乘輿上書言丁謂專權暴橫宜正典刑真宗召入賜食學士院給筆札使盡言之俄亦報聞

曾祖內翰景祐中自太常博士應制舉極言時政得失與吳春卿同中初考三上覆考陞春卿

曾祖第四等詳定從覆考授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

不十年入翰林為學士

初既覆考作兩絕句其畧云  
恠問淄川等第移是也

祖父言吾在金華每進對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條  
奏援引古義以為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  
有偏有偏則為患大矣以是心應是事則天下無不  
治矣

祖父元豐初使虜回陞對 神宗問虜中山川形勢  
人情向背 祖父言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  
儀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人以  
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上曰虜自  
耶律德光何止百年祖父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  
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



呼韓單于稽首稱蕃唐自中葉以後河隍陷於吐蕃  
憲宗每攬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  
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夷  
狄之外復有夷狄出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上深然  
之

大人熙寧初太學對策頗言新法不便第二十二叔  
亦偕試大人考第一叔父第五策既傳流執政以為  
橫議將究治其言久之而寢默罷考官直講焦千之  
顏復數人而已

祖父常言吾生平未嘗以私事干人至於陞立奏對

惟義理之言故歷事四朝中間雖遷謫不愧於觀過  
矣

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卿又當遠守如卿宜在朝廷  
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祖父曰  
非敢言命乃臣愚戇自取上曰如卿直道久而自明  
因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上曰卿母誰氏具以  
對上曰是 仁宗天聖間侍從耶祖父曰臣外祖天  
聖間以直昭文館知廣州罷還不市南物輦俸餘見  
緡過嶺 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節過於  
馬援矣宜其有賢女也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

特軫淵衷謂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初陳龍圖為  
館職十數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  
服除知廣州罷官不市南物既輦俸餘過嶺半以償  
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故上有馬援之語

祖父拜尚書左丞是時韓師朴同知樞密院許冲元

為右丞皆先入舊制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以除授先  
後為立班之次

詔祖父立班在韓上許在韓下可見 宣仁 哲廟

眷注之意踰年遂拜右僕射會牽復前侍御史賈易

知蘇州爭不決至論於上前祖父曰易與臣本無雅

故以其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又法應牽復既

已為監司矣乃除蘇州則是雖更赦反下遷兼其餘  
當寧復者甚衆使人人如易則赦令為虛文矣衆欲  
加易以館職祖父亦為不可有旨再議而御史楊畏  
來之邵以為稽留詔命又言知杭州待制林希禮部  
侍郎張嶽闇本自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鄒浩自許  
州教授遷太學博士以為交結子弟祖父聞之即日  
歸私第稱疾辭位二府諸公相過蘇黃門云莫須翌  
日見上少叙陳然後求罷貴全進退之禮祖父言宰  
相一有人言乃是物議不允豈有解紛之理三上不  
允陞對再上一札力辭老病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國史本傳言與同列議事不合銳然求退  
云云然所言數人者皆名賢觀過知仁可以無愧矣  
秦陵既親政畏等首論二蘇不遺餘力相繼南遷權  
輿於楊氏也 祖父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白 宣仁  
哲宗有言或無對者祖父奏事 宣仁必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

罷相後 哲宗親政張商英為御史常論列元祐執

政至祖父上曰蘇某知君臣之禮與他人不同祖父

在元祐間不取諸公太紛紛常云君長誰任其咎耶

祖父自元豐中滄州被召修官制陞對日 上曰自

北虜通好八十餘年故事式儀遺散者多每使人來  
生事無以折正朕欲裒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  
界文字以類編次為書使後得以稽據非卿不可然  
此書浩繁卿自度幾歲可成祖父曰臣願盡力二年  
上曰二年了得甚善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  
檢閱文字如期書成親筆賜名華戎魯衛信錄至奏  
篇上上讀序引大稱賞曰正類序卦之文書成使官  
屬王汝翼同上殿捧書進呈上自令一內侍捧之同  
入禁中留書御榻王汝翼面賜六品服皆非故事蓋  
舊制書成進呈訖下殿至閣門方進入而神宗未



嘗輕賜予也元豐五年為北虜賀正館伴使虜使鄭  
顥明辨有才智上命副使張山甫喻以近命蘇某修  
信錄欲重兩朝盟好之固顥感激稱謝見祖父益恭  
遜私覲禮物皆異常時上遣使喻旨曰聞虜使以卿  
儒學醞藉贈遺特殊今以小龍茶瑠璃器賜卿可予  
之以答其意顥復遺異錦一端即日進之後因奏事  
語及上曰禁中所無也

祖父元祐中被召重修渾儀置局辟屬於印經院以  
吏部令史韓公廉為管勾製造公廉天性機巧知天  
文曆算製器尚象無不精巧與祖父意合及成奏之

二聖臨觀祿賞紹聖中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  
視視以其法為密不可改也當是時更張元祐事無  
復餘蘊獸渾儀不能改革

祖父嘉祐中奏詔同修本草圖經時掌禹錫大卿為  
官長博而寡要昧於才識筆削定著皆出祖父之手  
祖父知滄州 神宗方修官制一新政典祖父被召  
同詳定每有所擬令樞密承旨張成一就第訪問無  
不嘆美而從之文潞公常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  
好觀漢律令便宜章奏可以斷國論矣

王欽若定天書制度禮儀蔚縟時議譏之初天書未

之降也 真宗訪其事於宰相王文正文正文曰聖人以神道設教亦所以行權也上意遂定或以文正為將順議者以謂自 太祖革命雖規模宏遠而日不暇給 太祖功成治定而河東猶拒命車書未一真宗之初北虜有澶淵之役人心未寧或假天命以鎮指之所謂神道設教非志於將順也

祖父權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脊黥隸海島祖父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重上諤然曰枉法豈復有輕重先祖曰希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額外度

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巡檢躰究無甚利土人  
憚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  
可比恐喝條耳故於枉法為輕上曰免決黥之如何  
祖父曰士大夫有罪可殺則殺之古者刑不上大夫  
今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  
徒隸為伍所重者污辱衣冠顧其人無足矜上咲曰  
惡傷其類君子之用心也免決與黥流嶺外自是為  
例有三免之思

祖父元祐中為吏部尚書時宰執陳乞思例居在部  
之上裁遣院闕當用知州人時有以本資投狀者而

執政子以初任監兼當得之祖父具陳超踰太過孤  
寒被抑太甚乞為定制超除不得過三等從之遂為  
定令既而祖父執政久不用恩例踰年伯父以通判  
射布庫叔父以幕職官射滑州推官而已

祖父元祐二年四月除尚書右丞呂司空奏方有族  
人訴昭穆事在省遂改命王正仲五年三月方左丞  
八年三月罷右僕射為集禧觀使

紹聖中蔡衡州重修裕陵寔錄其叙吳丞相言充在  
政府教言新法不便又多荐引王安石所斥退之人  
司馬某呂某晦叔韓某持國蘇某等吳雖為相未久

其所施設天下屬望以為賢相一時荐引者皆繼踵  
為賢輔此事過於張說識拔房太尉張曲江矣方熙  
寧之初神宗夢以項安節為相翌日追班簿及吏  
部名籍閱視無有也既又稽考太學士人姓名亦無  
之久之吳相寢被知過常以疾在告既出上偶問以  
疾狀吳對頸項間有贅瘤近疾作甚不能轉側上亦  
悟昔日之夢眷注日隆遂冠台席豈偶然耶惜乎其  
畱於命也時又方之楊綰云



詩中命也 讀天公之 讀詩云

詩書之 正聲 卷之三 讀詩 國台 讀詩 國台 讀詩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國台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二

家世

曾祖寶元康定慶曆間為侍從前後八年自以遭遇  
不世出之主知無不言 仁宗眷遇尤渥言無不用  
章疏無虛日未常不欣納如言章某無重望賈某太  
專寵及龐某有帥才梁某能應變皆可大用辦王德  
言之忠言狄青當駕馭荐張康節曾魯公奏議甚多  
有見於國史者竟為執政譖以朋黨出從外補  
高祖為左侍禁閣門祇候荆湖北路提刑 仁宗以  
曾祖在侍從從容問家世因及覆落事詔授左屯衛

將軍仍舊官

崔公度伯易罷潤守過維揚象先往訪之來報謁坐  
中小子趙孫出因令拜焉崔喜曰今日遂識公家六  
世矣公度少游湖北屯衛公典景陵因得請謁屯衛  
一見異日館於書室俾教公之二曾叔祖其後蒙朝  
廷收用遂得趨見丞相某以文字焉緣二叔之契復  
州之事不敢言既而識尊君昆弟今又見公與令子  
顧公度之衰朽如此非唯自喜亦自嘆也

六代祖諱光晦

五代末為漳州刺史性至孝母夫人

年踰八十甘旨皆親調每旦朝節序各州之官吏士

子母若祖母與太夫人年相若者具酒饌與太夫人  
宴游終日以娛親心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焚香禱祠寢食皆廢鄰郡聞風嚮慕及留從劾納  
歎中朝檄喻漳州之豪傑率數十人擁太守拒之六  
代祖初未知適從既而從劾遣將來援具言司徒忠  
孝今將委質上都必識順逆之理六代祖開門納從  
劾之衆從劾復以計召六代祖舉族居之晉江及盜  
起游揚遂推六代祖為盟主六代祖喻之云爾若識  
順逆之理則吾從汝不然殺我亦不從也衆欣然既  
而舉族自拔歸朝 太祖詔授屯衛將軍監在京倉

官其十子歟五代祖以平生孝養於母夫人夫人留  
漳州遂復南歸授江南祭酒之命方漳人拒命之時  
有籍其姓名投於刺史者五代祖寔掌之及納從劾  
之衆五代祖恚焚其籍六代祖聞之曰汝之後必有  
顯不止活千人矣及高祖之生六代祖甚愛之曰吾  
有此孫入地無恨矣

真宗時或荐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常言其非君子  
時沆已沒歐陽文忠公問祖父宰相沒二十年能使  
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祖父曰獨以無心故爾東坡

志林

乾符之亂吾宗自光之固始遷泉之晉江同王潮諸族行曾魯公之先亦遷焉今閩人之仕於朝者多固始族也

祖父常云唐人與主司名第同者謂之傳衣鉢先內翰第一甲得職官吾第三甲亦得職官尔若得職官亦傳衣鉢也時象先赴庭試

高祖淳化庚寅歲年十六預鄉荐曾祖大中祥符壬子歲年十四亦預鄉書高祖數下第曾祖再舉並以天禧己未歲王整榜登科高祖既赴其集坐間因石延年數人覆落久之授右列庚寅距己未三十四年



高祖數應賢科不遂命也

曾祖康定二年使北虜為母后生辰使虜主望見曾祖儀觀大奇異之及宴躬至坐次持大杯手酌盈升曾祖嚼之虜人嘆息以謂自通好幾四十年未有如此禮也手抄語錄見藏於家祖父題於後以賜象先時年八十二後數月薨

祖父知杭州高麗貢使崔思訓過郡相見謂接伴其名

曰蘇公誰之後高以寔對崔嘆曰府公厚德重望大儒之後昨奉使北朝常見其風采令人仰嘆不已也祖父常戒子孫曰吾宗自許公顯於唐其後或隱或

顯以至於今任本朝者七世矣忠孝文行士大夫以  
為名族汝輩宜慎守家法勿使墜廢則吾無憂矣文  
華尤可後也

祖父常稱唐族惟盧柳善教子弟以嚴謹蓋易所謂  
家人嗃嗃終吉者故其子弟多保家之主如晉之王  
謝惟以文華風雅為事故多不壽而取禍敗不足尚  
也盧氏自祀以姦邪取宰相其族始衰惟柳與唐終  
始尤可貴乃取柳氏訓序一篇令子孫皆抄錄閱視  
祖父教子孫以義方可知也

祖父以宮使歸潤居化龍之新第著百韻詩以代家



訓具述祖先基業平生艱勤遭遇始終之大綱訓飭子孫俾之謹守家法無墜世緒也

高祖從鄉書數至京師不歸者十年曾祖後亦計偕航海至京師寓於僧舍父子不能誰何曾祖推訪知之亟來見高祖高祖不知或告曰此君之子也遂相持涕泣

曾祖知制誥乾元節當任子初奏必以子孫祖父固辭復勸二叔祖當勵志科舉不當從門蔭兩祖亦辭曾祖大怒曰爾既輕朝命又教二弟何也既而曰志氣如此可矣但不可陷為輕薄竟奏第七叔祖後先

祖與二叔祖同赴庭試二叔祖考中首選雜犯黜落  
再舉纔中下科復用蔭換京秩三叔祖常獲高荐不  
第亦從蔭補而祖父竟不授

高祖至孝母代國夫人張氏乃泉南之甲族家富於  
財歸吾宗時衣帳奴十人婢十人書十厨他物祿是  
張夫人既老喜為鄉謾高祖戒子孫奴婢皆効閩音  
讀韓詩李杜文章在光熒萬丈長祖父每學其謦咳  
思慕焉有一婢號宜子張夫人每使從祖父嬉戲為  
鄉談咲樂

元祐六年象先蒙恩賜第祖父謂賀客曰本朝五世

登科者唯哀族爾故劉彥和詩有五世登科只一家之句其後晁氏韓氏皆五世登科

熙寧九年祖父同修國史開局日賜李廷珪墨子承晏笏擬雙脊龍張遇九墨澄心堂紙及對上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王岐公為相先留數九笑曰所謂掐尖

大人改京秩引對上問張誠一上常遣至祖父私第某人與某

二十二叔父誠一對未常識之然聞蘇某二子某某頗有

學問元厚之常對上言與祖父連姻上又問第幾子

奏以某季父

曾祖知慶曆三年舉祖父知熙寧三年舉得人之盛  
皆多於此榜

曾祖寶元康定中知制誥祖父熙寧初知制誥曾祖  
祖父皆典內制並載衣冠盛事

曾祖母捐館祖父為吏部侍郎上遣貴璫慰問云早  
聞太夫人之喪想卿情極哀慕方當盛夏宜少節推  
毀皆上語也親筆書於貴璫之笏翌日又賜白金千  
兩敕州縣應接其喪事皆異禮也

此詩所涉想其其身事皆其體

與耳又詩海歸書者所貴當以

開天夫公之身賦賦辭賦最

靈賦本辭類賦父而東海新

賦又書與內博遊廣海深通

曾賦實云類賦中賦歸於賦

書與詩五類賦中賦歸於賦

書與詩五類賦中賦歸於賦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三

家學

家訓

行己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常問祖父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某輩亦常留心於此記得年忘却月記得月忘却年前後差互本末舛午終不如公願聞其說祖父曰某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目欲究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

記事之一法也史記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公會於葵邱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默咏詩什以至士大夫家世閱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也前所言者特謙耳

祖父常云趨時如鷙猛獸之搏務學亦須如此所以云時哉不可失也

祖父喜王元之詩以謂平易而淳深有古風葵曾祖時陸農師以門生有挽章曰貳卿頭已白兒慕不勝悲祖父曰此効王元之體元之詩云侍郎三十八羞



死老馮唐王語自然而陸未淳熟也

祖父年七十餘尤夢先太師訓誨之嚴或驚懼而覺  
蓋心之思慕雖夢寐終老未常忘也

曾祖慶曆中在翰院丁福國公憂星奔赴景陵護柩  
由湖北涉京畿歷京東西過淮浙水陸數千里方至  
閩境數冒險難故曾祖謂祖父曰吾歸葬失計汝輩  
慎勿效既不能免仕官隨處葬我乃延陵季子之志  
也故曾祖河陽下世祖父扶護南來謀葬偶遇地理  
僧自真用治命得吉卜於南徐京峴山之原術者皆  
言善地真亦為俞康直大夫葬其先人真謂祖父云

公家位一品而清貧謂俞氏仕不過四五品而饒給  
後皆如其言又謂祖父曰葬後三十年西南有樓閣  
聞鼓角聲運河水入明堂公家其興乎如期陳暘叔  
丞相以鎮江節度帥揚下第於青陽門依山建亭榭  
州亦修青陽城樓每過家上冢郡設鼓角於樓上又  
宅前開溝通城外自此運河水漲則出城外正與坟  
相望祖父徇翔侍從之久後遂得執政真亦高僧得  
山水三昧竒中甚多祖父常云雋永乃猪肉其味永  
可雋故蒯通著書取以為名曾祖始四歲讀尚書四  
日而終秩事見李邯鄲誌文

祖父幼時與原甫兄弟聚學劉父立之與曾祖同為  
府推官而原甫頗熟莊子祖父初未之讀也每以三  
鼓衆散後閱之十餘日已能通達辨折矣

祖父別試南廟歐公為考官策題問周禮名數祖父  
居第一及謝公曰此策非盡記周禮疏不能如君之  
善對也祖父曰某少留心意記誦誠如公言

祖父試館職興王賞諫臣賦吹邠迎寒詩胡武平為  
考官見之曰近歲唯馮當世與公在三上賦對盡興  
王賞諫臣事皆切中如吹邠迎寒詩盡該一部周禮  
矣

王深父謂祖父公於書無不通然字學今幾熄可作續方言

神宗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諸公唱名呼曰洎久之不應上顧祖父曰恐當呼訖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上命以訖呼果出應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顧左右曰果吳人也

神宗問祖父卿家必有異書何故父子皆以博學知名祖父對曰臣家傳朴學惟知記誦而已上曰此尤難也祖父云吾收書數萬卷自小官時得之甚艱又皆親校手題使門閭不墜則此文當益廣不然耗散

可待可不戒哉

祖父年十歲侍曾祖入部或荐辭學進卷投贄皆祖父指示裝寫祖父曰放六經所行尤有迹焉若夫子之循環反復則不見其迹吾終躬庶幾焉

祖父言年十六歲侍曾祖為揚州通判命作夏正建寅賦賦成曾祖曰夏正建寅無遺事矣汝異時當以博學知名也

祖父常言幼時與華直溫會課無錫日有定規間或親知晏游日不能逮繼之以夜或至達旦華時年以長祖父尚幼賦題皆取平易者同課祖父與華簡盡

不遺寸幅及為開封府尹悉軸以見歸且以死求銘  
為托後終殿中丞遂踐言焉

祖父言幼時在無錫與華直溫閱從先山甫二叔相  
處在洪州則李泰伯曼君特先生二蔡賢良及居京  
師又得黃輦隅王深父子直劉原父貢父呂縉叔曾  
公孚先生相與切磋琢磨日有所資至於學成乃知

取友之益不可忽也

黃名晞

祖父平生節儉尤愛惜楮墨未嘗妄費寸紙每剪碎  
紙為簽頭稍大者抄故事令子孫輩寫錄常云此陶  
侃竹頭木屑之意也常見僧洪禧拾紙然帟燭大喜



以謂若貨殖必致富

祖父平生喜用雌黃墨塗字以為久之與紙同色

祖父常云吾仕官於外不能守父母遺體故客乃代  
我守先塋者汝輩當待之如骨肉也家素貧止有數  
畝之田遂盡給者故者再三戒之使爾輩世世享用  
而不可貨易也衆皆鼓舞听命焉

祖父與叔祖同赴廷試高祖與祖父叔祖書曰昨觀  
程文甚好泉南止欠狀元與宰相汝果能全之乎乃  
賈古之美事也

祖父常以左手指紋輪六十甲子記歲時事寔典故



無不備盡如第二指下第一節為甲子第二節為乙卯第三節指下第一節為癸丑之類

祖父戒小兒手不持錢不惟防誤嚙亦恐壞其志行  
祖父常云孟子較兼金百鎰五十鎰受與不受杜子  
美詩云至尊含咲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為太屑  
也

祖父年十六省試斗為天之喉舌賦文肅主文見曾  
祖曰賢郎已高中而點檢試卷者以聲聞去為聞平  
為不合格遂黜祖父自是始切意字學發明為多一  
日坐書室中吳春卿為知制誥來訪曾祖曾祖出徑

來訪祖父驟然論文遽問唐人制誥孰為優者祖父  
辭不敢對吳曰相與論文何必形迹祖父遂言世稱  
常楊元白以某觀之常不及楊白不及元吳大稱賞  
曰足下舉子而能如此異時必典制命矣

韓子華出守

志其處

禁從館閣皆祖餞焉坐有言芸閣

何出而坐問諸鉅公皆不記祖父曰見初學記蓋諸  
公忽而不讀爾

祖父善談易晚尤嗜莊子常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虛一不用所謂妙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也又常觀步屈曲虫指之曰此其行之者一也

祖父與呂縉叔王深甫子直諸公改正元和姓纂以朱勾細字簽頭證定甚奇又改水經尤得其全比世本增多皆藏於家先可以為寶也

舒信道元豐中為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中復通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罪深不當叙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言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中丞緣進奏院事終躬輒斬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慎哉

此蔣仲遠記之甚詳

祖父十歲時歎從曾祖入都調官諸公往還者皆一

時名士見祖父皆異目時盛仲模學士面試省題詩  
立成甚見稱賞期以遠到

祖父常說穀城國門有一石人刊其腹曰磨甍韙慎  
勿言劉洎少時常過異人教之曰君當佐太平然宜  
慎磨甍之戒逮京口新第成大廳照壁用楮糊大書  
家語周廟三緘背銘之文深戒子孫以慎言亦此意  
也自後賢士大夫皆嘆服以謂家法之嚴

曾祖常謂門第高華者可畏不可恃二事皆出於柳  
氏訓序

祖父仰瞻星宿纏度常于小子首背上提之使知星

命謂子孫曰懸象昭然如此汝不虔奉乃欲求之香冥乎

祖父常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擇焉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

祖父常以米宣猷澄心堂紙手書較正大唐郊祀錄十卷四策賜象先皆朱書臣某足為寶玩

祖父待試時曾祖居西崗相遠十餘里每有家務必召祖父咨決常徒步往來日或至數返未常廢亦不為勞

祖父常愛徐勉戒子嵩書云少時不欲興立邸第貨

殖聚歛中年聊于東山開營小園非存種藝以要利也政欲穿池種樹以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儻或懸車致仕寔欲歌笑於斯凡此一篇皆暗合吾意京口建第之日令子孫皆錄一本志之

曾祖常言某得吾之學衮祖<sub>二</sub>叔得吾之文稅祖<sub>三</sub>叔得

吾之講說也

祖父取平日抄節分門類令子孫輩傳寫幾二百冊古今類書莫及焉常云門類最難撰名

祖父在館閣九年家貧俸薄不暇募傭書傳寫秘閣書籍每日記二千言歸即書於方冊家中藏書數萬



卷秘閣所傳者居多祖父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公夢得為丹徒縣尉頗許其假借傳寫葉公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寫遂為葉氏藏書之祖云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四

文學

詩什

梁相為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奏何次公事

仁宗曰漢有字次公者為誰有幾官長奏臣廢學久  
詳議官梁適名家子乞召問之上問適適對黃霸字  
次公蓋寬饒亦字次公上大喜頃之除御史由此至  
大用

祖父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  
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

祖父受知二宋常謁元憲公曰舍弟子京於文章少

許可歎稱君文典重而清新及見景文亦曰家兄承  
相於文章少許可每見公近文常稱嘆不已常云非  
歎句句有來處兼意義清新非近世之文也常言為  
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  
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二公為文不同而皆相  
知如此

祖父與東坡同在金華因論作賦之方坡云某昔與  
鄉友課賦日編二十事所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  
餘也祖父曰此乃賢良課程尔喜晏元獻歐文忠小  
詞以為有騷雅之風而不古不俗尤愛聲韻諧偶然

未嘗自作一篇

曾祖得雷琴乃故福唐太守陳伯華侍御物黃鵠隔  
觀之感愴黃常館於陳氏陳待之甚厚伯華晚歲以  
賊獲罪遷謫而死祖父觀作詩紀其事鵠隔印度拈  
澄心堂紙數番一揮而就三十韻頗淳古其略曰福  
唐太守天下才好學求奇竭中楮有時觀我靜祛懷  
到處尋幽閑笑侶一朝薏苡足人疑萬里珠璣同夢  
觀樹墓休提孤劍罇星垣忽見清絃古好物終難寂  
寞留高門即是從容所幾年何地各分飛此地當歌  
忽昏過還記當頭洒淚人同是從前舊承顧中郎一

見厚難忘柯亭有竹君知否

劉原父豪邁超軼博極羣書文章瑰瑋唯不喜詞賦  
嘗謂祖父曰縱不取高第亦不能為州縣之職祖父  
曰審尔當習賢良二叔祖作賦甚工每笑之揚寘榜  
劉下第叔祖初考狀元以疑混聲知被黜次賈黜榜  
試我祀國之大事劉賦如神助警句云仲尼明三慎  
之文惟齋及戰箕子陳五事之目在祀與師考為狀  
元以執政親嫌降第二名衆為不平叔父第五甲乃  
知科舉非人力也

祖父為南都尹劉莘老為簽判待之甚厚慰荐之及

尹京再辟府幕劉後為門下侍郎祖父為左丞為詩  
貽祖父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間托下風敢為彈  
冠頌貢禹每思疾缺避胡公不久劉拜右僕射罷祖  
父繼拜右相

呂濬榜試三年大聘韓康公與其弟黃門及右相姪  
柱史皆高中無名子嘲之曰府試三年大聘昌黎四  
子登科以譏主司之有私意正獻聞之俾四人皆不  
赴省後榜正獻罷四人皆登殊科乃知主司無意也  
呂文靖當朝正獻登科在第一甲未唱名先奏於朝  
自言公著詩賦得意恐在高等致嫌疑乞降十名後

竟從之祖父亦試三年大聘高中至元祐己巳凡五  
十三年歿祖父與韓持國二人在富公常云朝廷重  
科名即得王文正韓忠獻宋元獻李文定諸公不重  
科名則得章衡羅愷王俊民劉燁但非人事亦是天  
時也

鄭毅夫滕元發皆有場屋聲鄭賦妙絕惟思遲應天  
以寔不以文已預殿試自覺不工故曳白而出後廷  
試數自度不居第一故不終場至圓丘象天得意甚  
宗子京為試官侍殿陛即案傍視之鄭展卷宋但云  
挑起著破題初云大體必簡圜丘自然挑云體大必



簡立園自然遂冠絕果狀元及第元發詩最工為第  
三獸楊元素蜀人無中都之譽遽在滕上謂鄭那得  
此人來廁我輩鄭曰彼亦有蜀都之譽未易輕誚也  
滕遂改觀

東坡自徐易湖守過闕不得見大人監封丘門以簡  
問勞且以坐局不獲見為言坡答簡曰便道之官恨  
不得見詩人耳唱酬詩什簡尺頗多皆為人取去

祖父常云劉貢父強記在開封同學方知衆令誦霍  
光傳諸臣奏事不遺一名蔣穎叔父為江寧簿祖父  
為宰蔣方知侍其父來亦能強記其父每呼令誦書



史不差一字故穎叔為曾祖母祭文云在昔先人佐夫人之子之奇於夫人義猶祖母

曾祖在翰林忤時相以朋黨譖於上出從外補既而丁高祖憂服除再入翰林宣召有朝路復清還卿禁直之語然纔八句復以侍讀知河陽有進士王度獻詩曰風摧秀林木色變附藍絲曾祖甚愛重之

高祖謁盛文肅令曾祖作啟事其畧曰爰從羈貫之始頗能篆刻之工決考秀之科早偕郡計下賢良之詔濫蒞公車茂左右之為容加踈遠之無恃下臣充賦敢矜晁錯之辭考官不留遂棄劉蕡之策盛大喜

曰此文可施於制誥公能不廢筆硯如此乎高祖曰  
某廢學已久乃學生代作公即相名曰願一見是時  
曾祖丁內艱不出高祖以盛公名重令曾祖製裏而  
行一見大器重期以遠到後遂荐于朝又舉應賢良  
由此顯用故曾祖宰無錫中丞王隨送行詩曰江吳  
寧久次知己在朝端為文肅諸公言也

祖父元祐三年為廷試詳定得李注元發以為胸臆  
瓌竒文章浩博似史遷論事有本末布衣而知天下  
事似陸贄欲以第一人蘇黃門諸公皆不悅曰適出  
一曾收又擢一曾收不可意不能奪才得乙科士論

詩言四  
五  
彙鈔秘冊  
惜之祖父常云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  
以多為少唯唐陸贄得遷文體

祖父平生喜元劉詩尤愛其押韻精到

曾祖宰無錫朱正辭為轉運使巡部至邑不復訪職  
事惟相從晏游累日朱公卿子少以文辭取高第而  
以吏才困於外補曾祖因和其詩曰一篇此日摘鴻  
漆五色它年浴鳳文朱大喜以為知己

祖父每燕居皆令子弟侍膳每膳畢當戒飭子弟或  
講論古今亶亶不倦又常言柳氏訓序太保每以猪  
胆和黃連為丸令子弟含化使讀書不至困寐故皆

寫學有聞尔輩當勉之

祖父言王沂公為舉子投贄梅詩曰如今未作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人謂必作狀元宰相也

祖父常云王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使文考至魯尋訪事迹文考乃自作賦呈逸逸異之問其遽作之故對曰大人年高恐勞心爾此可謂承顏順色也祖父過北都與潞公唱和以逋峭對滑稽花十八對

云東西遂賞嘆不已

曾祖調無錫宰過金山題詩曰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鰲背上行人以為必作翰林學士後十年果為

內相

祖父言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言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而誇其不足也

祖父言吾少在洪州假黃庠建章集百餘卷所謂千門萬戶者後曾祖為三司判官晏元獻為使每剪牋簡之餘寘案上得異事聞竒字即抄之貼以大冊或以簽貼之每用一事即除去後積甚多次第編入抄類或謂之類選云晏乃邀黃至門下他客尚數十人使抄卽史書黃去取之晏公出於一手編定

祖父為韓康公挽詞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

四輔尊又為呂申公挽詞云兩朝京兆尹三世老司  
空皆切當康公秋試省闈殿試皆第三自樞副叅預  
拜相後為史館而申公與稚卿皆尹京文穆文靖父  
子皆為司空云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昭文長金吾藏書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五

前言

政事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勸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  
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奸私者程叅預琳  
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鄧公不喜道輔張曰公  
所以致此者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  
而德之不教日上殿遂力救解上大怒貶程亦黜道  
輔道輔既為張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祖父常為東  
坡言載之志林

韓大叅忠獻之第八子司門郎中諱嘉祐中知潁州

時京西大疫流殍甚衆公賑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者多乃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使來就食鄰郡之民襁負而至來者既衆穀食不足又聚衆稍多無寬廣之居或感疫癘飢病相仍死者頗衆韓公亦感疾而亡其秋鄰郡士人夢召至陰府將使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卒祖父言賑濟雖為政之急務當量力為之不必廣其聲廣其聲而寔不至則至者反罹遷徙飢疫之患是速其死所以有陰禍

杜正獻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 仁宗

云卿等審欲字缺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

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依舊工

可之退書聖語陳恭公為叅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

正獻懼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覆

奏不當遽然其書正獻云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

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

全始終者為難也祖父常以語東坡載之志林

曾祖丁憂居江寧朝廷除知江寧縣江寧六朝建國

又李氏故都戶口繁夥民俗囂訐訴號為難治祖父未

至徧訪老於為吏者如曾伯祖判官與祖姑之夫楊

殿臣皆曰抑強扶弱興滯舉敝民之豪縱者不可恕  
柔謹者必深與之僧道牙儂胥吏有罪皆不可赦祖  
父初佩服其言久之惟念強弱無狀何從知之願理  
如何何扶抑之有豪縱者或有理何可不受柔謹者  
犯令何可不治且不可以貌取僧道偶涉於事當以  
曲折為斷至於牙儂胥吏與豪縱之說雖同其言未  
可為盡也當思理之所在而已詞狀日千紙祖父謂  
邑民曰令一耳目不採人言若察多未能遽察吾聞  
汝輩每投狀州縣即泊於店肆主人利於汝數至久  
泊必巧言留汝汝今投牒宜即歸休勿留俟吾審覈

可否可行即命者保台汝不可即懸榜於門告汝汝  
以為不然即之府或監司訴可也唯鬪毆傷犯者先  
治之百姓乃去積一月詞狀幾萬餘紙乃以暇日三  
十事可行者無一二迺分置之昏田者置於甲爭辨  
者置於乙分財者置於丙丐公據文移者置於丁於  
是出引使者保約日呼兩詞皆來為之區斷一不十  
日而畢其不可行者皆榜喻之自尔積滯詞訴皆盡  
日惟詞牒數十而已民大驩悅楊告為守老於為吏  
以循能祿大歎服焉每開晏會客即曰江寧無事可  
從讌集也

祖父在江寧有出役老胥喜訴州縣借詞撓法上下  
畏之祖父始至請給告捕鹽賞未與恃醉而悖祖父  
曰此頑民不可不治也榜之數十日節其飲食困而  
後痛笞之胥再拜曰某知畏矣自尔不入公門矣出  
曰我為吏數十年出役亦十年前後犯法被杖數十  
無如今日遭此少年縣宰吾知過矣自是改節為善  
不入公門家至鉅萬卒為良民每為人言吾晚得端  
居溫飽蘇宰之賜也

祖父自江寧有訴民田者縣以為不直笞之乃詣州  
暨憲漕每笞焉祖父初至復下縣理之祖父即為剖



析其不可者之理詳喻之其人大驚曰聞如是之言方知前非矣

陳龍閣世稱循吏知虔州遭歲荒有劫禾者千餘人龍閣平反奏讞悉從未減歲大稔流民歸業公有詩曰春來活得千人命秋後還收數倍禾莫道使君無善政從教吹作竹枝歌乃州人美公之詞

祖父知杭州執政曰本朝不以從官守杭者惟張乖崖今公亦以秘監往雖寵命未優而借重可見况乖崖之日歲荒民飢正與今同治荒之政諉公非不厚矣祖父既至平易不擾唯民所利悉因之所以賑濟



拊卹之備至民遂安堵至今言及蘇公即以手加額  
其後奏對 神宗語及杭事上曰錢唐之政民至今  
歌詠

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決每旬  
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  
昔以政事祿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紿公為賢子不  
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  
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  
觀望或可有悔既而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  
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祖父為南京推官歐陽文忠公留守府事悉以見委  
祖父每辭避之公不以為然告杜祁公曰蘇推不肯  
任府事似同形迹祁公曰不然蘇識致高遠為幕官  
上有倖簽若專府事將有議者尔文忠公益嘆重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  
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方試進士有博於  
肆樓者巡捕擒以來祖父問擲彩何為曰選官尔何  
許曰房中祖父曰舉人房中賭彩選市巡何預痛杖  
之內外懽愜

祖父為南都幕歐公為留守日每監司至吏抱案求

署者祖父曰吾豈與尔同尔豈須監司至後來署欺  
監司者乎平時稽留文牘豈得監司來然後求署得  
監司懲艾戒之甚善每監司至出城五里迎之事事  
有定式及歐公守亳祖父為淮南轉運使巡按至郡  
公遠出迎迎禮意隆重其相待如南都待監司者祖  
父以門生禮致恭公揖讓甚久乃連轡而行觀者如  
堵至郡益加禮曰修老病廢事官吏慢法恐妨按劾  
得公懲戒之幸也切勿形迹祖父曰一如南都時惟  
公景有不得公署字者公為絕倒

祖父知婺州前此未有登第者祖父視州學庫陋形

模湫隘乃徙之爽塏地建立宏麗是歲錢得循發解  
登第自尔登科者不絕

祖父常說張去華侍郎狀元及第文章學問為一時  
之賢而孝養之行遠追古人歎不達政事自翰林尹  
開封事多留滯倒錯遂罷常有二人犯夜邏者執之  
以來公問何為夜行對曰以母病求醫問頗有見証  
否人皆笑之

趙清獻平生留意釋氏常叅圓照所至以寬慈為治  
晚歲自鄉里宮祠起知杭州杭人以其鄰邦大老又  
素長者頗喜其來父老出數百里迎之既至治以嚴

肅不可忤犯鞭扑無所容貸官吏不少假借杭人大  
失望不知公意如何或曰亦如王肅三返

祖父尹京軍巡按陳世儒家群婢殺其所生陳不以  
聞并其妻李氏皆在大辟李乃呂氏甥親党甚多

神宗疑府中寬獄事時辛翦化光為中都官有所聞  
以簡諭大人令白祖父奏對之際宜領上旨明日上  
殿上果首及此事云此乃人倫大惡而党附甚衆卿  
長者恐為衆言所移宜諭所司盡情推鞠祖父對曰  
此天下所惡但虛寔未明臣每諭勘官但盡鞠寔不  
可出入人罪而已其後人言祖父與呂晦叔善疑呂

常請求及置對御史卒無一事掛吏議者



言言

景鈔秘冊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六

親族

外嬭

師友

知人

曾祖丁高祖憂自翰苑奔喪復州歸葬于閩閩之士  
大夫皆遠迓福建監司命士子相率數千人迓於衢  
婺時章衡子平亦在遣中曾祖一見許以科甲名譽  
但不言名位所至

祖父元豐六年自吏部侍郎丁曾祖母憂歸潤象先  
侍行道士王從之來言虔州陽孝本行先賫數百千  
買書京師今將歸書甚富非巨舟不可載象先許諾

既見忻然如舊交行至宿州始白祖父一見大喜曰  
汝得此賢者為師友如吾得聲隔矣及至揚寓居江  
都陽亦館於家凡二年日與之講習祖父間亦與護  
易莊老陽忻然自謂有得及還朝送至泗上復留揚  
州謀舟以歸明年祖父為吏部尚書象先贊曰以德  
行純固可為師表科薦之蒲傳正書來云公荐陽行  
先人皆嘆服某當繼之遂亦荐之蓋行先舊館于傳  
正家訓其二子甚嚴其後虔州江西皆屢荐至大觀  
初遂以八行為國子錄遷博士乞致仕以直秘閣提  
點成都府玉局觀以歸大顯名於時陽平生不娶多

蔬食故東坡贈詩比之陽道州元德秀云

祖父晚年德業彌劬一時諸公皆宗仰焉李公擇宜  
彥祖趙無愧年齒不甚相遠同朝同省而皆父事焉  
呂吉甫為叅政日使其親友謂祖父曰祖父吾鄉里  
文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祖父笑而不答

陳龍圖賀祖父以大理寺丞知廣德縣曰五六人荐  
舉受恩如受敵不可忽也又云吾鄉地薄難得福人  
丈人心愈下氣愈依臨深履薄以度年又曰若圖試  
不得不如圖邑南來年纔三十有二惟恐官職太早  
但以丈人為則又何憂乎

黃聲隅猷所為文於曾祖曾祖深器重之遂館之書  
室令祖父與之游從常謂聲隅曰成子名者韓稚圭  
也子宜贄文見之聲隅如言韓果欽重其後荐之於  
朝命之以官皆公力也聲隅名晞字景徽著書號聲  
隅子

祖父知穎州王深甫居鄉里每以使君學士為祿不  
以字祿呼及罷郡乃講平生之好祖父在郡每以旦  
日升堂拜其母鄉人風化焉

杜相在南都尤待過祖父每一月不往必曰

祖父敬

為不可得而親疎耶何待老夫之薄也是時歐公為

尹每燕會止是兩客祁公與祖父也

蔡元導元翰賢良自撫至洪謁見曾祖曾祖甚相器  
重留館于書室使與祖父同學執子姪之禮甚恭情  
義尤渥每有縫紉澣濯必祝老閭曰煩持此以呈孃  
子為脩治之其後戒子景繁以父事祖父景繁復戒  
寬夫事大人諸父而以兄稱象先輩

曾祖宰無錫圭田八百碩皆儲於外賓客饋送周急  
卹族讌集之費盡之客至如歸焉

陳龍閣知廣州贈祖父詩曰婦翁清白傳兒女莫把  
珠璣綴綺羅人謂公必不以珠玉為贈也陳公既以

任子思奏其姪仍贈以詩曰門前桃李已成陰更有  
荆枝與竹林比並勢豪雖不足遭逢恩澤亦難任江  
山在望皆吾土晨夕供甘有俸金十載相從應學得  
怕人知事莫萌心人謂公之恭行斷章見之

高祖知邵州苦刑獄之繁州牌邵字從刀從口乃改  
從召囹圄大省祖父為郡幕杜祁公以故相居於家  
祖父每造請相與如骨肉期于異日及召試館職祖  
父請居中都所宜公曰吾弟年少有盛名當致通顯  
不可使當路指為門人某在京局未嘗見執政貴人  
惟叅辭謝賀乃一往故人無得而踈親終躬無党附



之名祖父敬佩其言終躬行之

祖父將罷南都幕趙康靖公孫文簡公暨翰苑諸公  
連章荐文繼先世宜在朝廷遂召試館職歐公常為  
尹又省試主文以其未常致力頗有不足色乃曰大  
凡相知未必相成相成不必相知某少為西京幕事  
三相初錢思公相待如昆弟不復以職事責及其罷  
也未常荐京秩其次王曾稍加程督而一荐後王曙  
寡言嚴毅不可犯每以職事詰責方欲引疾避之王  
亦還朝乃延譽於中都首荐入館故知相知未必相  
成相成不必相知也

祖父少受知杜祁公公為相不及百日而經宗祀冠  
貂蟬數有大儀制皆預後以東宮少師致仕年八十  
而薨祖父在相位不及一年亦預策后郊祀以宮師  
致政薨年八十有二與公出處始終畧同

祖父少與王深甫兄弟游從王外祖乃曾魯公太夫  
人之父祖父每升堂拜焉時置酒設茗果蜜薑甚奇  
祖父食之既曾夫人乃數起自取增之見祖父至必  
大喜曾魯公少時第五人及第常坐累左遷曾祖為  
禁從力為湔洗於諸公間寢至大用後張安道見祖  
父每言曾豈可忘先公恩德乎凌公景陽祖母充國

夫人之父初為興化軍仙游縣尉一日驗覆於村墅  
有一道士挾二童子來觀眉目踈秀精神爽拔公問  
誰道士言蔡耆長之子問讀書乎曰未也乃君謨與  
其弟高尔及歸戒道士諭其家令至邑躬自教以經  
子曰進不已如夙學者踰年幾成及罷秩挈至軍中  
屬守置之學習課之及公歸京久之為三司勾當公  
事稅居西岡尼寺前一日老閹告云有興化軍二舉  
子欲見公日晡歸矣如是三日公不省何人久之悟  
曰必二蔡生也乃使家人具飯俾閹者留以待及歸  
見之果君謨兄弟問其學業已富矣來從都中舉公

為之經營就試及試寢不踰廟賦畢君謨錄以呈公  
時晏元獻為三司使凌公以蔡賦呈之元獻甚喜曰  
高解不出二十名又十日前以示賦甚佳必不出十  
人及榜將出晏公曰蔡襄賦必第一人今歲名名所  
作世人皆見之無踰襄者榜出果第一遂致通顯凌  
公力也凌以妻弟之女葛氏妻焉及為諫官或言凌  
公與富人孫固結姻罷省判知漳州衆論以蔡不為  
凌辨為不直孫和甫後致位樞長及以祖母歸于我  
家皆以凌公為知人

曾祖為三司判官夏相為使一歲才一開晏女樂侍姬

管絃器皿窮極奢僭後晏公代使母休沐約同寮置酒  
案上不過數器久之漸進盈几乃草具歌舞倦則曰  
此輩伎倆已盡吾輩亦可呈事藝設硯墨紙札各賦  
詩述懷以為樂未嘗一日虛廢夏晏賢否於此分矣  
劉元甫少時一僧善傳神見曾祖曾祖召元甫使僧  
為之傳神劉時未登第僧問所服劉曰但直綴皂緇  
可也遂巡畫成逼真劉即以歌詩謝之頃刻而成曾  
祖大賞之曰可謂三絕

曾祖為洪州通判黃庠為省元以病歸 仁宗展御  
試待庠為第一竟不能赴會曾祖往見之乃為啟事

以謝其略云失邯鄲之步既已徒歸復鴈門之騎若  
為未効又云車騎雍容親都亭之謁管絃昏夜兼容  
便坐之趨黃旣歸自以名重不復行券但作封狀謁  
守倅人謂志滿必非遠器竟以疾不起不霑一第曾  
祖平生與李獻臣張安道梁相適孫樞沔厚善至被  
誣以朋黨國史謂時號艸頭木脚祖父辨其事後削  
去之竇卞之先人為無錫尉曾祖為宰竇未有子常  
得異夢曾祖為診其夢曰必生貴子當以殊科位通  
顯已而生卞後果以第三人登第終天章閣待制林  
次中娶第十一祖姑善能文熙寧中次中為御史事



有所忤或曰諸蘇教之有人云何必諸蘇家中自有  
文士

祖父少時隣居皇甫郎中來謁祖父將往謝之曾祖  
曰汝見前輩必有襪鞞封狀在前輩必行書封狀已  
為簡矣

黃輦隅游京師章得象為相以鄉里名置門下黃一  
日邂逅見祖父如舊識久之語曰某居鄉人之館其  
間雜以黜儉令人鬱鬱祖父曰能移就敝廬乎黃大  
喜白曾祖曾祖曰汝輩奪時相之客豈得不防禍耶  
祖父曰此自其志也遂來謁曾祖大愛重之遂遷居

講學頗恨相見之晚一日舅祖陳孟陽見祖父云知  
聲隔館于公家可喜也然前日汴上遇之不敢揖昨  
在鄉里與人相遇於漢上逡巡願揖鞠躬反走幾墜  
水中汴流逡巡急不同尋常故不揖也蓋黃力恭謹  
如此黃性好奕二叔祖亦善奕每相見晨起欲出留  
之曰有急幹即舉指曰一局如何曰可矣淹留早膳  
或至抵暮不已叔祖問急幹如何黃絕倒乃知賢者  
亦有所蔽也黃酷好左氏得丘明所書筮易之法王  
則叛建章得象筮之曰百日必尅已而果然常夢丘  
明曰吾後世啟在棧州子能訪之乎後果往尋訪得

之與之周旋及黃老有一子不克肖似諸公將特起之黃不願仕但欲得七品官以蔭其子孫諸公以問祖父祖父以實告遂除國子四門助教致仕

祖父為大理丞館閣校勘月俸共十七千賃宅養馬已費三之一迎侍高曾祖母二曾叔祖二曾祖姑二叔祖三叔姑皆未昏嫁食指既衆親賓益多太夫人治家每儉約條理之故居京九年上下無不足之色祖父與王岐公同年王每相訪祖父必拜之王遠巡引避時以為得軼歐公上胥內翰啟時猶未冠胥閱書甚竒之及進見益以為異乃語人曰始見其書謂

已讀萬卷及見其人才涉獵尔此尤難得異時必有大名於世故以女妻之公少時有一僧相之曰君耳過面當得天下重名然唇不著齒亦多招公謗

鎖廳試周以宗強沈文通為考官祖父拆號文通不及東帶迎問外傳好賦乎祖父曰人傳張挺卿沈曰云何祖父遂舉文子文孫代有金城之固卜年卜世勢增磐石之強沈掩耳頓足曰不見此賦必有說也及取真卷乃文通不思一張之語大抹之遂黜

祖父為殿試考官張斯立挺卿五祖姑之婿也名在丙科既而乘醉大悖以謂祖父避嫌故抑之下科祖

父不與之較後應制舉一夕暴卒人以為心絕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以謂狂謫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日以奸邪一日謁曾祖在祖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狂游又問黃叔微何在問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吃了羊著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

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命為非其畧曰內相為名臣

祖父字

為賢子天下屬

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初曾祖中司之命懇辭不拜是時曾子固亦以書勸受命比書至已得請

矣蓋是時高祖知復州年老多病故曾祖不敢當言職也

曾叔祖寺丞絳高尚不仕居復州博學能文惟喜黃白之術然生平不過其人竟無所得忽一日有道士來謁設鉛汞甚奇且命置水銀十餘兩設大鑊然薪翌日發視粲然銀也叔父神異之許傳其術道士忽暴中眩瞽卒貨其金辦棺斂葬處裁足用叔祖曰無妄之財不可冀無益之事不必作意者天以此警戒吾也終躬不復言黃白之事

曾叔祖太尉絳進士登第文學知名少豪邁磊落不



羣懷賊作亂自秘書丞換右列為廣東路分都監屢  
有戰功再黜再起後以皇城使知邕州蠻賊攻城拒  
守甚力叔祖子元調桂州司戶將挈其孥犯圍以往  
曾叔祖曰汝若挈族而出人心易搖必敗吾事單馬  
而行可也拒守計窮百日城破先開一坎手刃妻子  
男女孫婢妾三十六人然後自裁事聞 神宗為之  
流涕輟朝祖父知杭州陞辭上首及其事祖父謝恩  
典之異 神宗愴然曰朝廷自當褒崇以勸忠義初  
叔祖過潤祭奠曾祖墓次題詩曰五里平郊烟靄邨  
淚流故土泣英魂近年忠義心如鉄不負平生教育

思

詩言六

彙鈔秘冊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七

善言

鑒裁

游從

薦舉

吳丞相與祖父相知特深祖父為開封尹舉孫莘老  
自代辟劉莘老為府推官後見吳吳曰舉二莘老甚  
善

祖父使虜過北都潞公為尹禮意隆吳窮冬盛寒必  
連旦每至夜分即呼工伎逼廳奏樂初疑其喧憤不  
喜所以久之乃悟近廳多靚燭可以附炎欲加郵而  
不欲為例特設故也乃知前輩事事有智

祖父常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祖父常言平生未嘗處妻家雖偶然不可為常每常戒子孫勿遠親庭而淹泊妻室也

杜和叔沂祁公之子公惟一子以公致政除南都倅使侍親側

祖父為留守推官杜荐改官以溫格不用仁宗時選人引見上親視其闕闕一士人舉官二十員上駭訪之乃執政之甥止與循資曰若不沮止寒士何由進故改官而荐章多者皆自削其名其後祖父為右

丞相杜以正卿致仕以中散大夫歸元符三年象先  
調廬簽過宋杜年八十聰明不衰說曩時事亶亶不  
已親至河亭相訪時已四月猶致山藥數秤俾供甘  
旨手書作簡如少年筆跡

范堯夫宰襄邑興修公宇宏麗壯觀如大郡府不免  
科買材木瓦甃膠漆之類用民財力為多緝之以法  
殆以祖父為府界提點同寮與府官多窺伺之祖父  
力為保全極口借譽荐之於朝范感激不已後每有  
書皆親札前幅書年月稱門人

祖父既為孫趙二公及諸內相所荐文繼先世上問

誰人子執政具以對時方患館職員冗如梅堯臣宋  
敏修皆同時被舉試入等止得出身或陞任歟祖父  
奏章上 仁宗即令與館職曾祖常謂祖父二百口  
之長也迨祖父居潤聚族建第不啻二百口盛文肅  
來謁曾祖見祖父與叔祖皆知稚拊其首曰人丁強  
壯初高祖既令曾祖裁啟見盛公時盛知揚州曾祖  
丁劉夫人憂未常出不得已謁見公大喜相與如平  
交遂留居於維揚闢衙東門仗舍俾居奉几筵其屋  
至今存焉

盛文肅公善添鑒知人之貴賤壽夭蓋左氏所書之



遺法也在揚州有鄭州推官夏有章來謁才雋可愛  
又善為詩公待之甚厚留連燕飲累日夏感公願過  
臨別獻書以謝而題其封曰圃田從事公一見即擲  
還不復見夏不知所謂惶駭不能進退懇郡寮覘公  
意公曰此人必終于圃田從事矣某忝前輩今簡傲  
如此志已盈滿其能久乎未幾夏舉館職或言其無  
行報罷竟以奉寧幕直國子講以卒此與左氏視高  
步遠志不在盟受玉高卑可樂而哀以卜人之死生  
存亡利害禍福者何以異也

曾祖亦得盛公蒸鑒人物之理初見富公未許台輔

一日早朝天驟雨持蓋者不至衣已沾濕久之乃來  
公不問色亦不變曾祖謂祖公曰人言彥國必為公  
輔今日觀之非妄也

曾祖為太常博士韓康公方年少同祀祭致齋太廟  
一見許以公輔後康公見祖父曰某受知先公最在  
衆人之前也

祖父少時從舅陳孟陽善相謂祖父曰吾甥神采秀  
拔風骨瓌竒當為台輔然眉重壓神中年後有喜必  
有憂眉為之灾也陳亦有詩名高士也老勝有官有  
集行于世

祖父亦得文肅蒞鑒之法治平中見范堯夫以謂必  
有名位范罷帥而塞馬羸僕處之怡然期范必作宰  
輔元祐八年祖父罷相范再入復拜相

宋元獻自安州赴開封試良玉不琢賦重疊用名字  
既悟遷南薰門外將治歸裝胥偃內翰為館職主文  
柄挾卷廁上改蘊精二字以第一處之及榜將出使  
其僕入偵誰為解元者僕奔告曰秀才為解元宋不  
知所以久乃知之胥既改謄錄卷而真卷送武成廟  
乃使刁景純往改之時天大雨刁著木屐混渾於羣  
胥中得卷改之宋遂無虞既殿試景文為第一以其

弟也又方州貢士遂以開封解元為狀元景文降十  
名元獻不十年位致公輔

祖父常云蘇子瞻有盛名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為過  
人

祖父常云凌夫人早世貴公大族爭欲繼室祖父恣  
謝之向傳範為南都留守祖父在幕中請妻尤迫及  
納幣辛氏辛外祖為駕部員外郎畧無聲援士論甚  
美

祖父云吾不好飲酒特嗜茶故吏惟孟安序朝奉分  
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又為

陸農師作誌銘每歲以日注一斤為濡潤不亦清乎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八

恬淡

器玩

飲膳

祖父應舉之年元日游相國寺時浙本中字前漢書  
方出祖父戲撲之為錢五千十三淳一擲皆紅鸞書  
者曰未常領所下金祖父遂行不取衆亦皆不平然  
以謂必有大喜慶踰月南廟試第一遂登科

祖父在江寧太守楊告以門蔭入官倅幕同寮皆無  
登第者祖父未常一及文辭時象先外祖寔倅府事  
祖父生平喜飲茶而不喜飲酒家庭燕集不過三杯

至五杯燕客不過七杯至十杯豐儉得中士人以為法

曾祖平生厚於賓客之饌為三司判官與李少師同寮皆飲食豐潔常煮鱉清羹李甚異之求其法笑而不與

祖父常云食不貴豐而貴潔味不貴厚而貴和

祖父常云蔡君謨為福建漕聞一寺僧收兔毫盞甚奇迺道訪之求觀果尤物也問可酌茗乎僧駭曰某藏之什襲數十年時出一翫豈可泚水後至京西又

聞襄鄧間一僧畜葫蘆瓢尤奇亦往求觀復問可研

茶字僧亦驚曰此可翫不可研研則有折缺之患君  
謨嘆曰盍既不可烹孰復不可研不知將何用世之  
有虛名無實用冒叨廩祿者亦若此已矣

祖父常云皇祐至和間諸公餞客坐有獻白蓮藕者  
數倍酬其直後十餘年頗紛紛遂以紅蓮藕為下品  
乃知時態愈尚新奇而入浮薄為可念也

祖父喜食祿粟以為有五穀真味卜筮曾祖母日走  
山間或時羹臠未具先啖乾飯曰所謂稼穡作甘也  
祖父喜食鷄豈以謂有五穀之甘而無三牲之爽溫  
平清香甘濡厚寔可以療飢不廢坐談真佳果也

祖父喜養朝雞以為不惟質尚雍容文彩可觀聲氣  
和平飛鳴不迅而使人知日早暮有風興之助又鷄  
能收拾殘餘糞壤中無棄物馴於庭除尤可愛也

祖父平生無玩好惟畜陳侍御雷琴顏魯公韻海商  
鼎周尊李誠山水徐浩左丞告時一展玩尔

祖父常於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其末云  
玉堂夜直蒙恩賜到受恩如是激節可知用公高之  
裔圖書乃畢文簡公賜本也文簡以圖書斥遠祖名  
未中禮

祖父奕棋品格甚高乃天性也常以謂廢時亂日平

生不復留意矣

書

三

景鈔秘冊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九

道釋

神祠

疾醫

卜相

祖父云吾曾祖母代國夫人歸曾祖時賫裝中有北極北斗四聖像奉祀甚嚴自是吾家每至上七日必食素設香茶酒果燈燭奏冥幣焉

曾祖十歲時有一道士自云善相高祖令相曾祖云必達當以文章顯高祖令贈之詩執筆立成斷章云它年躍馬相逢處記得先生舊姓名

呂齊物少游荆南亦云善相亦通三命馬亮為湖南

安撫位八座有德於荆人遠地不閉朝儀舉官之尊者必曰安撫尚書呂見祖公每曰它日定為安撫尚書以謂仕當致極品也

祖父宰江寧有一僧善三命常閱祖父命曰一府不如推官當至宰輔但不及近日過客王簽判乃荆公也或曰王簽判如何曰有土諸侯

祖父間喜鼓琴亦常擊阮常侍曾祖所得陳伯華侍御家雷琴既知亳州得太清宮道士王從之靜嘿真介恭和忠諒有自得之意非道流之比挈之入都引至太乙宮道衆皆善之陳太初尤重其淳野王鼓琴

造妙又善斷琴京師謂之琴王師後二十年主宮事  
及宮庭災斥居九成觀政和中象先見之已八十矣  
聞其歸亳靖康中象先子婿韓晦為鄆縣丞聞其尚  
在年九十矣

高太尉留心醫術得所謂以意為主者常云京師姜  
粥麻粉日活數千人不必藥也小民或癘飲一杯熟  
熱粥出汗夏中啜食一杯冷麻粉即皆愈矣

祖父平生不信命術惟為南京幕時婺州衙前葛問  
精於星度常謂祖父如杜相公命說平生事殊不差  
後每至京師必來見南京有衙校與富公同年月日

但生時不同尔使問閱之曰貴正在時此賤命與問等耳

熙寧乙卯丁巳間祖父在杭州天東南有聲如霹靂而震不止明日問居人窓牖什器皆動搖或至破敗祖父以為疑廖息之祥小醜亦能動天然不知果何祥也

曾祖權公安宰常游二聖院前此一長老不出院忤府帥夏英公杖而俗之長老仍不出院乃謂院僧曰某無可歸願留院中作行者洒掃寺中久之益尊信復有人留祠牒披度府再使住持不辭亦不出人莫

測也

祖父最重釋氏四十二章經以謂佛法至中國此經首傳猶儒書之論語也

祖父喜禪宗見達觀曇穎尤契奧妙穎將順化以書貽祖父問及骨月委悉有托蔭之意既而生三十一叔幼而秀異生於穎乃以穎士為名每書名以水為字年十一侍祖父赴婺州舟敗沒于桐廬祖父言言法師常見之但似無心人祖父俾書一帙後有穎字人謂穎州之應仁宗求嗣使書之末幅有十三字英宗行第十三祖父亦以其吃齋飽為無心

李文正公沆薦好內典啟手足之際了然不亂其弟尚書維亦無疾而終幼措心浮圖之說尚書將終戒其子以死則削髮披緇為比丘諸子謀於楊大年大年以謂儒者不當為異服而治命不可廢乃使置三衣於棺而葬

祖父常推京口居第乃林仁肇之舊宅林仕江南為檢校太師宣猛將軍忠於所事乃為之立廟於宅之東北山間

祖父常云在京師雇一女童乃常為童子卜者所以知人姓名年甲鄉里官爵皆有關訣語皆誕妄不可



信也

祖父為館職時常病寒不知人坐幃帳中覆以

缺一字

衾衣重裘而戰慄不已六七日幾絕家人號泣不知  
所為有鄭叔熊監簿者泉州人鄉里號神醫適來京  
師召使診視鄭曰此中熱耳乃盡脫衣去衾復使當  
軒設浴斛坐於中沃冷水寒慄不可奈氣欲絕懇求  
止水不可增之不已久乃覺氣蒸鬱上騰如發甑釜  
乃使扶置卧榻頃頃大汗數日良已鄭豪邁如義俠  
在中都果以醫顯

...

...

...

...

...

...

...

...

...

丞相魏公譚訓卷第十

雜事

祖父既拜大學士集禧觀使入謝乃徹蓋服御仙花帶蓋寄祿官乃光祿大夫也兩宮嘆異降旨張蓋服球文帶告街鳴杖子立宰相班蓋異恩也

八年九月出知揚州 哲宗始親政因陞辭尤加眷禮問為政大畧與人才能否祖父奏對移時至卻御膳且有召用意明年西京留守闕首命除祖父當過闕陞對祖父以老再辭不聽既行次符離而衛國夫人薨懇請南歸復知揚州時紹聖元年明年再請還

政章累上 哲宗特命拜中太乙宮使又一年復請  
老 哲宗聖諭令且降詔而時宰奏得蘇某書欲得  
致仕有旨檢例遂用杜祁公例拜太子少師致仕國  
史祁公傳言前宰相未有一上章以東宮三少致仕  
者蓋時相賈某嫉之也

章雷州既罷以特進知越州過潤祖父遣二十二叔  
父四十叔父相見甚款既而以簡謝祖父曰到會稽  
不久則可閑將卜居京口異時當從公杖履之游也  
翟思子久祭祖父其云問萬事於伯始無所不知夢

兩極於殷高遽然求訣寔其子汝文代作常語人曰

此惟蘇丞相可以當之

元豐時彥榜二十二叔父登科是時祖父出從外補

有表謝上首言方主臣之負罪適孺子之逢辰報始

傳郵慶叢私室又曰一門在仕三世決科遠於群從

之間繼有策名之美斯亦聖代衣冠之盛事不勝遠

方父子之遭逢蓋是天禧至是蓋四世九人登科矣

象先近見祖父是年四月與十六伯父書亦言念二

得科名家門之慶想同歡慰至元祐馬涓榜象先蒙

恩賜第至是五世矣此六事合在前昨見伯父房弟植殘稿中有之今並見此卷之首

祖父嘉祐中在館閣曾祖召餘如期而往傳命者云

請帽皆就坐祖父令稟白京局小官自來衫帽不以  
攜行欲幞頭筵席曾祖甚喜蓋前輩雖燕居未常露  
頭也祖父時子弟皆昏定晨省及侍膳白事率皆如  
此不若近時之苟且也

祖父薨背賢士大夫祭文甚衆惟南豐曾相之文委  
曲周盡頗無遺事若行狀然學士畢公游仲自言韓富

亡有司馬司馬亡忠宣是俾忠宣亡後舊相惟公今

公又亡故老遂空鄒道鄉曰某常聞公之緒言矣學

至於絕學心至於無心消息盈虛自與時會世雖欲

親踈利害之不可得也文皆冠絕一時陸農師挽詩



云始知夷險異高卧者南行亦紀寔也

此二事亦殘稿中四歲者

東坡常祿東漢多名節之士所以能扶危持顛者幾百年雖曾孟德之奸雄亦畏名節故終躬不敢取漢一日與大人語及大人云近見新貴人為入作誌文頗譏東漢之士專為詭行盜名其風不可長東坡大駭固問誰作不得已言之東坡云可作數字罵此小子大人不應乃曰只教折了胡孫三十年艸料

安厚卿父為三司吏曾祖為判官見而異之以謂與胥吏不同必有厚福每令祖父禮待之祖母究國夫人來歸使幹禮席之事安甚盡心後為正議大夫致

任年九十而卒每子孫在側必以曾祖教子以訓飭之

祖父常言韓正獻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殊科歸公喜召僚屬之厚者俾諸子坐於一隅惟持國多深思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吾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槌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千里外無所

干預猶能知之尔。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槿之，衆  
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  
所以多賢子弟也。

祖宗時進士甲科，推恩無定制。據人才收用，陳堯咨  
狀元及第，曾會第二人，皆直史館。知大藩，陳州人得  
閩州會江南人得宣州，而第三人才得職官。太宗  
朝狀元王世則止得司理，叅軍後至樞密使。

呂文靖少時，伯父司空不以任子荐之。宗親為言，司  
空曰：彼當自致。公輔豈可以門閥卑之後中甲科為  
職官，月俸五千八百，乃約家人，日用不過百金有餘。

置竹筒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內子八百以備伏臘竹筒之積具飯以待同寮上下欣然無不足之色後果繼世父官鈞慶院賜晏官食方暑不可下箸曾祖居與相對充國太夫人治家乃排五六十位但具匕筋置白餅饅肉飯下飯依姜醢豉尔人人至者自食飽足後呂司空每見必戲曰未常忘一飯之德也

祖父常言在館中時雇得一婢問其家何為云住曹門外惟鍾石蓮問一家幾人各何為云十口皆然無他業初甚訝之又云非歎某家一卷數十家皆然蓋

夏末梁山泊諸道載蓮子百十車皆投此巷鋌取蓮肉貨於果子行乃知京師浩瀚何所不有非外方耳目所及也

祖父為省判判剥馬案行衆爭取死馬而不取駝牛以謂馬肉耐久埋之爛泥地中經宿出之如新為脯腊可敵樟廐皆稅居會門隣巷皆貨之馘豉者早行其臭不可近晚過之香聞數百步多馬肉為之祖父又言常步至門外見臭河中浸糞草破履皆將為涼子者京師無棄物所以皆人人粗給

祖父常言忠信度量豈惟士大夫貨殖猶然孫賜號

本行酒家博士誠寔不欺主人愛之假以百千使為  
脚店孫固辭主人曰不責還期也孫曰請以一歲為  
約先期已還足貨於人者不計其可償其貨漸侈大  
乃置圖畫於壁間列書史於几案為雅戲之具皆不  
凡人競趨之久之遂開正店建樓漸傾中都  
太宗上元為微行至其家孫已預知蓋耳目廣又結  
中貴人得其歡心上與柴都尉數公往孫出致恭呼  
大人先集京師名姬妙藝杯盤精好羅列於外上大  
喜酒十行將散乃前致謝曰家有間處願諸大人一  
臨 太宗與諸公相顧駭喜及至其廳事杯杓器皿



陳設歌舞尤盛遂使其女彈琵琶獻酒侍上傍通席  
極歡而罷坐中使紫都尉取錦綺金銀畀之固不受  
及明上使勞賜召其女入其後寵以亞位號一日上  
使於奉宸庫取真珠擇其圓者為數珠不足妃侍傍  
曰妾父好畜異物願令一使往問之孫默記曰數年  
前有一行頭寄真珠一篋為信云絕大未常開也乃  
引使於藏私帑室塵埃中取得之元未啟封發視乃  
喜賜銀百星一日上置晏西蜀進醪釀種方開上與  
妃后賞玩孫妃曰妾家亦有試遣問之乃進十合上  
大駭以為竊禁中種使往視之則其本大於禁中數

倍矣孫貸於人者前期而還人貸之者不復問數月  
則熱其券不可勝紀有一行頭貸萬緡三年為期不  
至故以大珠為謝孫之致富皆以信與量而已孫居  
與向相敏中為隣向闕宅後地一方未得完備及孫  
死妃亦得罪以憂卒向欲圖其地孫氏鉅富豈可得  
一牙儈見向曰相公欲得宅地乎請以十年為度某  
將致之向初不為然後十年牙儈持帳來賀曰廣地  
如期矣大喜不問價高下亟售之又以百千與牙儈  
而問曰始汝欲取孫氏地以廣吾居孫巨億萬無可  
得之理今汝言果然固以異矣且汝必以十年為期

何也對曰孫氏諸子其隣於相公者第幾子殿直不  
惟日縱酒博奕狎游無度又日有游手數百人田獵  
遊燕日賦無藝某計其所分不過若干十年必盡而  
質所居矣向大賞異之

胡武平樞密薦信鬼神任州縣事湖南有一士人家  
世白屋既登第母死歆迎父之官父不肯遂鬻一村  
婦使侍父傍久之父與之處如伉儷士人罷歸知其  
父意稍加以禮後移令固復請迎父父又不肯在官  
以書省其父乃以孀子謂村婦以順適父意久之父  
與此婦失歡怒投觀中為道士數日復歸又遣名婦

及士人改著作郎知湖北一縣又固迎父父又不肯  
踰年卒士人奔歸婦擡堂上為真母久之呵罵子婦  
不已寢以杖捶之士人不勝其憤遂還其杖婦仆地  
曰毆母不孝走之郡且持士人書以往郡如言究治  
士人具陳本末然父既命為妻又常以母稱之無以  
自明遂承毆母每至錄問輒不承既三移獄使者乃  
使武平鞠其情武平既至齋七日求夢於神七日晨  
起夢或呼曰何不問道士武平悟曰道士不當有室  
家亟使訊觀中父既歸度牒何在乃尚留觀中未納  
也武平曰此尚道士不當有室家如此非母矣報使

者士人遂自明武平為殿試詳定官長齋戒沐浴禱  
於神求可為魁者首拈一卷帑藉精好書札真楷遂  
定為第一乃章子平也

曾祖慶曆初為翰林學士所賜金帶後祖父為侍郎  
尚書以至翰長皆服此帶以為傳世榮耀晚年復命  
工人修治訓飭子孫它日官當服者即付之今緘藏  
季父位

大人元豐中為襄邑丞高麗遣使趨闕隆冬過境邑  
宰柯仲常與同寮部人卒擊凍挽舟提轄中官陳衍  
風邑官戎服持柱斧行督大人曰吾輩豈可為此服

率不易坐胡牀臨視行大怒劾愕令  
神宗付提點  
司體量楊康功保奏無它事遂平

大人為襄邑丞王冲党侶侵軼京畿朝廷遣燕順為  
提舉捉殺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邑官坐東西向  
大人望見諭同寮曰此豈可就坐不揖而退具其事  
於府奏之  
神宗大怒罷順罰銅三十觔人莫不旅  
快云所謂仁者之勇也

大人從三司使李奉世辟監景陽門後舉京官以啟  
謝之曰函谷著書遙想真人之氣夷門擊柝敢邀公  
子之車李大祿賞不已後見其子弟皆能記之



祖父宰江寧楊告諫議為守常曰公治邑無一事不  
中理公無過矣祖父曰縣道繁劇多過公罪日積數  
十但公過以百教某自知之出於無可奈何但願人  
情何如而無私心尔豈容無責不敢不置懷也告驚  
曰此三十年為吏者不能知公知之何患不治

大人宰富陽富陽大邑號難治既至究心民事辨滯  
訴數十遂以大治子瞻見祖父曰聞富陽之政雖古  
循吏無以過

祖父知婺州大人侍過杭東坡為倅自明允講宗盟  
之好東坡祿祖父為宗叔府會外自請遊西湖終日

將起曰明日欲復邀宗弟先是東坡錄近詩一卷呈  
祖父祖父和之大人亦繼作大相祿賞祖父謝其敦  
薦明日遂遍游湖山頗有詩什及大人還赴亳椽子  
瞻謂曰鄉人楊元素守亳頗附一書并致子由一信  
及常茶一瓶蓋東坡欲致委曲荐大人於元素而不  
欲言故託以附子由信後見書果言宗椽乃丞子督  
學有文而沉静若愚剛毅不可犯及見元素稍異待  
既而陳述古自旁郡移南都過亳復有旨還舊任大  
人為作樂語云銅符方拜新留守竹馬還迎舊使君  
楊陳大喜自此相知尤深督學字不知別有據否

象先常得高祖以來所用李廷珪墨一挺於祖父使  
寶之長四寸濶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無物及者  
研之無聲一面有李廷珪墨四字

象先常得楮木笏於叔祖奉職乃高祖舊物孔墓之  
三間槐也長尺有四寸厚五寸濶二寸半紋似松而  
有鱗理兩邊二紋徹上下透內外如間道故謂之三  
間他處所見殆未有及者

祖父初拜尚書左丞相請於朝以濶之因勝院為墳  
寺且乞以因勝報親禪院為額既得請仍以舊住持  
人道澄主之適黃山谷見訪延之書院語論甚疑仍

俾作請疏黃坐上立成曰因勝得名舊矣報親自天  
錫之山月林扉或改衆人之觀粥魚齋鼓豈異嚮時  
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黃龍之三關用林濟之一喝  
獸以道為伴侶不隨世而陳新瓶水爐香終借松楸  
之潤曉猿夜鶴將從杖履之游今集中無此文故見  
於是

祖父常云俳優非滑稽捷給善中事情能諷諫有足  
取者 仁宗作賞花釣魚晏賜詩執政諸公泊禁從  
館閣皆屬和而徘徊二字無他義諸公進和篇皆押  
徘徊在坐教坊雜戲為教人尋訪稅第至一宅入觀

之至前堂之後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則可矣徘徊太多尔

神宗勵精求治博訪人材雖州縣小吏亦引之登對春晏優人引數輩牽一驢至殿階衛士叱之復來不已問之曰汝何人敢牽驢子至此欲何之對曰我以謂有脚者皆可上殿尔鄧綰為中丞時譏其不盡言一日優人進戲作都水官數人共議放水泛溢將閉汴口以免泛濫之虞一人曰丁家口可開乎曰多良田不可又曰杜家口可開乎曰經涉州縣不可開

一人曰鄧家口可開乎乃曰此口奉勅不得開耳

招宗為延安郡王奉晏侍坐上旁優人指曰此為誰乎或曰皇子大王曰非也又曰太尉相公開府郡王皆曰非也然則為誰曰假承務郎時新行官別任子多為假承務郎位最早四者皆得天顏一笑傳播都下皆祖父侍宴所見者

祖父言康定歲春間侍曾祖居西岡與二蔡賢良同學時二蔡赴試畢榜將出率祖父同至巷前聽響卜約以二姓皆執一物或鏡或磨或刀先聞而無情者為準才出巷忽聞一散從官執杖子呼云下引作去聲諸



君相顧曰事可知矣乃中丞作考試官畢歸第尔既而二蔡果不過

祖父平生喜讀莊子及守濠梁莊墓在開元寺乃賦百韵詩理趣曲盡莊生之妙

祖父常言幼時華直温相率至其家每日將晚群婢取燈盞數十漬以水取易涸者去之恐其耗油也治家有理盖事事可法如此

祖父常得徐鉉李王墓碣云武侯以崎嶇之地拙於應變偃王以仁義之師終於亡國當時以此得罪太宗終躬不復召

祖父常說在滄州時有一漁師獻一魚如戴作冠婦人所戴謂之垂肩者因言海中色色有之世所有之物皆有肖似者犀如牛江豚如猪脰胸臍如狸此衆所知所見者奇形怪狀不可勝紀每有獻異物者皆爆以為腊寄公庫甚多有如美婦人者有如嬰兒者有如翁媪者皆可駭異一日漁人獻一脰胸臍置一大桶中以水養之鮮健善啖可久養祖父恐其失性傷生不納之後元祐中有挈至京師者自王侯戚里富豪之家無不取觀所得甚厚謂之海哥亦常轉入禁中甚有謠詠不知是何祥也

祖父為尚書左丞劉莘老作詩感舊言懷祖父既和  
蓋是時執政侍從館閣朝士皆和李格非既編集又  
作序以傳惟中書傅欽止和公字韻一聯云此時廊  
廟聯三省宅日貂蟬定兩公時以詩識蓋祖公任左  
丞相劉黃門傅中書范堯夫罷相劉公遷右揆明年  
劉出而傅已前卒祖公遂大拜傅果不得相是乃宅  
日貂蟬定兩公之識也

陳秀公知揚州坟墓在潤常請於朝每歲寒食十月  
旦乞至郡展省如所請故林希後作公挽詩言傷心  
父老江津路猶想當年工塚行謂此

元祐八年祖父罷相以集禧使居京師更歷之時出守廣陵遂援前比亦乞以時過家工冢得請故祖父謝上表云淮海奧區名在九州之列松楸故國地繞一水之遙緣近歲守日之文有過家工冢之例

揚州芍藥冠絕天下蓋京洛牡丹之比慶曆中韓魏公出鎮倅簽則禹王介甫也春時後圃一本發四葩奇甚魏公於圃中會四客以賞之乃重臺紫花金束腰土俗謂之樓子芍藥宿約一客及期以疾不能赴公命於河亭索牌欲命一客足之是日過客絕少猷有一陳節推公不熟何人乃令邀之即來乃陳暘叔

也後四公皆至宰輔祖父常對客語之後象先為郡  
糾曹州人尚能言之

元祐七年祖父與呂微仲同為相暇日因言大人累  
任京局且以宰執子弟例除館職欲以用之祖父荅  
以館職乃朝廷育才之地豈可令子弟以例得之呂  
唯唯而已

熊本侍郎常夢祖父遺之三硯熙寧三年祖父知制  
誥以屢繳李定詞頭不忤制罷職熊遂召試元豐六  
年祖父自吏部侍郎丁秦國太夫人憂熊乃除天官  
貳卿元祐初祖父寢被知遇熊心不能無缺望而止

於侍郎以沒豈造夢者故相戲謔邪其偶然也



蘇魏公譚訓十卷公之意第欲示訓子孫不祈  
於傳也泌既得之於公之曾孫無為判官輝因  
刻之郡府

紹熙癸丑孟夏八月濟南周泌

詩淵卷五 是良八日 蘇詩同公

詩上論

詩淵卷五 是良八日 蘇詩同公

詩淵卷五 是良八日 蘇詩同公

跋

是爲宋蘇象先記其祖魏公頌之遺訓魏公相業彪炳布在簡策一言一行咸可師法象先熟聞提命纂成茲帙濟南周泌刊於紹熙之世旋即隱晦四庫亦未著錄有清道光裔孫廷玉得宋槧本刊之蘇郡迄今百年復甚罕覩是爲愛日精廬舊鈔行款悉依宋刻稍有訛奪藉廷玉刊本校正凡避清代忌諱之字悉還舊觀其義可兩通暨新刊疑誤者並附校記讀者可參證焉海鹽張元濟



丞相魏公譚訓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鈔本

刻本

一 一 前九

未常忘祖訓

常作嘗

下同

二 前六

趙以戶部侍郎為

簽作僉

簽樞

前八

常與祖父說濮議

常作嘗

事

四 後三

不市南物

物作貨

五 前三

祖父亦為不可

亦下有以字

後十

祖父自元豐中滄

自字在滄字之上

州被召

七 前七

每有所擬令樞密

擬作疑

成作誠

承旨張成一就第

訪問

後九 而情有輕重上諤 輕重作重輕 諤作

然曰 愕

八 後二 以初任監兼當得 無兼字

之

後二 超除不得過三等 三作二

後五 除尙書右丞 右作左

九 前六 吳對頸項間有贅 間下有宿字

瘤

一一 後六 遂得趨見丞相某 某作謀

以文字焉



六 後九

諱光晦

晦作誨

五 前四

率數十人

十作千

後五

及高祖之生

祖下有屯衛二字

三 前八

亦預鄉書

書作薦

前九

坐間因石延年數

因作同

前四

人覆落

書作

四 前三

文華尤可後也

尤作猶

前四

惟盧柳善教子弟

弟下有皆字

以嚴謹

五 前七

光焰萬丈長

焰作芒

六 前一

皆多於此榜

皆作莫

三

一 前七

本末舛午

午作錯

三 一 前十 某有一說 某作亦

六 前一 羞死老馮唐 死作殺

正 前四 在翰院丁福國公 院作苑

憂 憂 憂

八 後十 四日而終秩千銀 秩作秩皆字

三 前二 與原甫兄弟聚學 與下有劉字

後九 吾收書數萬卷 書下有已字

後十 使門閥不墜 閱作閱

四 前三 尤有迹焉 尤作猶

前九 華時年以長 以作已

五 後四 第三節 第上有至字

六 前六 徑來訪祖父 訪作見

前六 祖父曰見初學記 曰下有事字

前八 祖父善談易 善作喜

前十 又常觀步屈曲虫 虫作中

指之曰

七 前五 然宜慎磨兜之戒 磨兜作兜鞬

前七 以謂家法之嚴 無以謂二字

四 四 後二 在昔先人佐夫人 於上不空格

正 一 前小 之子之奇□於夫

六 六 前六 人義猶祖母

後五 然纔八旬 八作入

後六 風摧秀林木色變 摧作雅 籃作藍

附籃絲

後八 頗能篆刻之工 能作耽

後九 下臣充賦 充作光

五 後五 晏游累日 晏作宴 下同

六 後六 貼以大册 以作於

五 一 前七 道輔悵然愧而德 德作聽

四 二 前八 忠獻 獻作憲

二 前七 能全始終者為難 為作蓋

也 前九 民俗囂訴 訴作訟

後七 未可為盡也 為作謂

四 前九 治荒之政諉公 諉作委

五 後十 祖父視州學庫陋 庫作卑

六 前四 自翰林尹開封 林作苑

六一 後三 館於家几二年 几作凡

後五 象先贊曰 無曰字

三 前七 圭田八百碩 碩作頃

後六 祖父為郡幕 為下有南字

四 後十 每言曾豈可忘先 曾下有三字

公恩德乎

五 前五 及罷秩 及下有公字

後八 衆論以蔡不為凌 凌下有公字 直作

辨為不直 宜

六 後一 復鴈門之騎 騎作跨

後二 親都亭之謁 親下有枉字

七 後四 汴流逶巡急 無巡字

八 恭謹 謹作敬

十 前十 近年忠義心如鐵 心作公

七 二 前三 猶致山藥數秤 秤作枰

四 後七 相與如平交 平下有生字

三 後九 老勝有官 無此四字

四 前四 重疊用名字 字下有韻字

前六 及榜將出使其僕 使上有宋字

入偵誰為解元者

前十 既殿試 殿作廷

後二 位致公輔 位致二字乙轉

後十 又爲陸農師作誌 又下有嘗字

銘

八一 前九 祖父未常一及文 一下有言字 無文

辭 辭二字

後四 常煑鰲清羹 常煑鰲作嘗製鼈

二 前三 冒叨廩祿者 冒叨二字乙轉

前五 頗紛紛 紛紛作紛紜

前九 鷄豈 豈作頭

後三 馴於庭除 除作際

後五 李誠 誠作成

九 一 前五 奉祀甚嚴 祀作事

前十 呂齊物 呂上有唐字



後三、以謂仕當致極品 無以字

也

二 前五 姜粥麻粉 姜作薑

前七 食一杯冷麻粉 無冷字

後五 祖父以為疑 無以字 為疑二字

乙轉

三 後六 林仕江南為檢校 仕作任

太師

四 前六 沃冷水 沃下有以字

十一 後八 杖履 履作屨

後九 祭祖父其云 父下有文字 其下

有略字

二 前九注 今並見此卷之首

見作附

後八 鄒道鄉曰

鄉曰作卿云

三 後五 召僚屬之厚者

厚上有親字

四 前五 狀元及第

無及第二字

陳州人

州作川

前十 乃約家人

家作宗

後五 瓜姜鹹豉

姜鹹作薑鹹

五 前六 脯腊

腊作臘

鹹豉者早行

鹹作鹽

六 前一 通席極歡而罷

席作夕

前五 願令一使往問之

願作願

後十 固以異矣

以作足

七 前二 數百人 百作十

前三 不過若干 千下有緡日費若干

五字

前九 乃以孃子謂村婦 無子字

後三 遂還其杖 無其字

九 後六 宗椽 椽作掾

十 後五 杖履 履作屨

十一 前九 曰口多良田 曰下不空格

十二 後一 如戴作冠婦人所 如字在冠字下

戴

後五 皆爆以為腊 腊作臘

後六 置一大桶中 無一字

後十

不知是何祥也

無也字

十三

前四

蓋祖公任左丞相

公作父

前六

祖公遂大拜

公作父

一 子不為一日計者

二 五字

三 子

四 知其字

五 操伴

六 長作

七 知字

八 公若父

九 公若父

十 不厭其同類也

十三

前四

善服公者衣木屨

公若父

前六

縣公養太駟

公若父

前十

不厭其同類也

誠忠幸